



她是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的女王
是一个爱江山更爱美男的女王

有关她丰富多采的情爱史一直是
西方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

保利 著

(下)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 9.

第六章 丈夫的辉煌

一、“再见！尊敬的皮尔”

阿尔伯特自信地说：“博览会会让人们直观形象地看到帝国的进步和繁荣。”

一个五十多岁的苏格兰老头走进门来，斜睨着亲王和男爵。

迪斯雷里的攻击带有报私仇的成分。斯托克玛说：“皮尔——这个名字的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政治主张，爵士可以用皮尔和自由贸易的口号参加大选。”

《谷物法》的废除，果然在整个英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高举皮尔首相的画像，集会庆祝。各地报纸纷纷发表社论，赞扬政府的议案，把皮尔称作领导改革的楷模。进入19世纪以来，还没有一位政治家能因奉行改革政策而获得这样高的荣誉。

阿尔伯特终于能够集中精力，开始他的伟大事业——举办万国博览会。他将他的伟大设想告诉了妻子和好友斯托克玛男爵。

“亲爱的，你太伟大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必将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女王兴奋地说。

斯托克玛男爵在表示他的支持态度以后说：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亲王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而且始终毫不松懈地坚持下去才会取得成功。

女王惊讶地问道：

“尊敬的男爵，您是说，阿尔伯特会遇到很多阻力吗？”

男爵微笑说：

“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而且工程之外还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男爵，请放心，我一定要成功，哪怕付出全部精力。”阿尔伯特坚决地说。

“好极了，亲王，您是坚强而有毅力的。黑格尔说，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展的艰苦工作，并长期埋头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我相信，在您付出努力后，您会成功的。”

阿尔伯特亲王立刻付诸行动，不久便在白金汉宫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新闻招待会，公开宣布筹办万国博览会。维多利亚女王和皮尔首相亲自到场，表示他们会大力支持。

万国博览会的主旨引起出席招待会的各国使节和各国记者的浓厚兴趣。因为各国可以利用博览会的机会扩大本国和本国商品在国际上的影响。他们纷纷表示将敦促本国送来展品，参加博览会，各殖民地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也表示赞同。斯托克玛男爵特地邀请的驻伦敦的各大企业更是热烈拥护，因为博览会无疑会为他们的企业扩大影响和知名度。

初步的成功激励着亲王和斯托克玛男爵。

“尊敬的男爵，我想，下一步应该为博览会找一块最好的场地，”阿尔伯特高兴地说。

斯托克玛非常赞同，问道：

“您以为最好的场地在哪里？”

“海德公园，”阿尔伯特成竹在胸地说，“我已经考虑多日了。”

“那儿真是个绝妙的地方，但是您应该实地考察一下，将它确定下来。”

阿尔伯特决定立刻去海德公园，将场地的问题敲定下来。他们立刻乘上马车，驰往目的地。

海德公园的游人很多，但是吸引游人的不是这里的风景。而是浓烈的政治气氛，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大多将这里作为他们最理想的讲坛，甚至一些激进分子的反政府演说也经常在这里进行，政府也不干预，皮尔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在经济上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在政治上也以自由主义治国，讲求轻刑宽和、放开言路。《谷物法》的废除使局势更加稳定，宪章派激进分子虽然一刻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但是他们在海德公园的演说，响应者已是寥寥无已。

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饶有兴趣地听着那些执不同政见者的演说。之后，男爵似有所悟地说：

“尊敬的亲王，我开始明白您为什么会选中这里。”

“为什么？”阿尔伯特故意问道。

“您要利用博览会的巨大影响力击碎那些激进分子诱人的理论。”

“是这样的。”阿尔伯特自信说：“博览会会让人们直观形象地看到帝的的进步和繁荣。”

两人离开那些演讲者，往里走去，前面是美丽的花圃，旁边正在建造一座巨型的花房。阿尔伯特边走边说道：

“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这是我看中这儿的另一个原因。”

斯托克玛没有应声，他被那座巨型花房吸引住了。阿尔伯特这才注意到即将竣工的巨型花房。这是一座几乎全部由玻璃和金属建成的房屋，显示出辉煌夺目，喜气洋洋的气氛。如果在里面举行花展，游览者只需在四周，便可将房内名花，一览无余。

亲王突然受到启发，惊喜地叫道：

“男爵，我们的博览会也应该建造一座这样的房子，不，它应该大得多，要建成一座大厦，各种展品陈列其中，游览者围着它，不时地惊叹、艳羨、称奇，对，应该给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就叫做水晶宫。”

斯托克玛从来没有这样惊奇阿尔伯特的智慧，他钦佩地说：

“尊敬的亲王，这是个了不起的设想，世界上还没有一座完全由玻璃和金属建筑而成的大厦。可是您应该找到这位了不起的设计师。”

“非常正确。”阿尔伯特走到正在施工的工匠跟前问道：

“对不起，先生，我可以打听一下这座花房的设计师吗？”

工匠看着衣着华丽的亲王和男爵恭敬地说：

“您说的是约瑟夫·帕克斯顿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自学成才的巨型花房设计师，我可以引你们去见他。”

“非常感谢。”亲王感激地说。

工匠立刻停下工作，带领他们向一栋古式小楼走去，那是海德公园管委会办公室。

工匠将他们引进一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英格兰男子正伏在办公桌上画着什么。

“尊敬的帕克斯顿先生，有两位贵族先生要找您。”工匠恭恭敬敬地说。

帕克斯顿先生抬起头，表现出意外的惊喜，极其恭敬地说：

“尊敬的亲王，您的光临令我受宠若惊。”

“亲王？”工匠一下子瞪大眼睛。

“是的，这是尊敬的阿尔伯特亲王，女王陛下的丈夫。我在许多重大工程的仪式上看见过他们。”帕克斯顿自豪地说。

阿尔伯特亲切地说：

“帕克斯顿先生，您好。这是斯托克玛男爵，我的朋友。”

“您好，斯托克玛男爵。”帕克斯顿恭敬地说。

“帕克斯顿先生，您好！”斯托克玛热情地说，“亲王到此，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男爵随即将阿尔伯特的设想详细地讲了一遍。

帕克斯顿立刻激动起来，兴奋地说：

“尊贵的亲王，您的设想太伟大了。我能为它工作感到骄傲，我酷爱花房设计，能亲自参加这个巨大工程的设计，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谢谢您，帕克斯顿先生，”阿尔伯特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说，“我准备召集一个小型的委员会，请帕克斯顿先生参加进来。”

“非常愿意。尊贵的亲王。”

斯托克玛男爵随即提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使用海德公园那块几十英亩的空地。

“对不起，尊贵的亲王，”帕克斯顿似乎不安地说，“那块空地的使用必须征求西布索普先生的同意。他是管委会主席，国会议员，不信国教者。”

“约瑟夫，你又在说我的坏话。”门口突然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阿尔伯特转脸去看，一个五十多岁的苏格兰老头走进门来，斜睨着亲王和男爵。

帕克斯顿立刻迎上去，热情地介绍道：

“西布索普先生，这是尊贵的阿尔伯特亲王和斯托克玛男爵。”

“阿尔伯特亲王？”西布索普立刻收起他那傲慢的态度，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近视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客人。

“真的是您，尊贵的亲王，对不起，我在议会见过您，可是离您太远，看不清楚。”西布索普立刻恭敬地说，并同亲王和男爵见过礼。

阿尔伯特宽容地一笑说：

“我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是的，西布索普先生。”帕克斯顿将亲王的意思解释了一遍。

“上帝，我太不明白了。”西布索普不停地在胸前划着十字惊叫道：“尊贵的亲王，您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博览会，还要建造这样的玻璃大厦，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上帝会发怒的。”

帕克斯顿忍耐不住，气恼地说：

“西布索普先生，您不可以这样和亲王说话。”

斯托克玛也冷冷地说：

“西布索普先生难道没有看昨天的报纸，那上面已经回答了您的疑问。”

西布索普声音低沉下来，喃喃地说：

“我看到了，我全知道，可是我的信仰不能容忍它，尊敬的亲王，您要考虑不信国教者的宗教感情。”

阿尔伯特平静地说：

“我会考虑不信国教者的感情的，我将把这个问题提请国会讨论。国会有许多不信国教派议员，他们会表明态度的。”

回宫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斯托克玛告辞离去。阿尔伯特匆匆用了晚餐，便去自己的卧室，接着写他的万国博览会计划大纲的后半部分。

不知何时，维多利亚女王悄悄推门进来，坐在阿尔伯特身边，温情地注视着丈夫。

“亲爱的，你太辛苦了。”女王温柔地说。

阿尔伯特吓了一跳，看见是妻子立刻停下手中的工作将女王拥在怀中抱歉地说：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该为了工作丢开你。”

“阿尔伯特，请不要这样说，我一点也不在意。只是有些事，我想说给你听。”

阿尔伯特一怔，如果不是十分棘手的事，妻子不会打忧自己的工作，他不安地问道：

“亲爱的，发生了什么？”

看着丈夫紧张的样子，女王宽慰地一笑说：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听说今天的议会辩论非常激烈，我担心

皮尔爵士处境不妙。”

“我知道，亲爱的，皮尔爵士在废除《谷物法》的议案通过之后，为解决爱尔兰动乱，稳定当地社会秩序，提出《爱尔兰人身保护议案》正在交议会讨论。”

“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议会辩论的详细呈文，真是令人担忧。亲爱的，您知道，为了废除《谷物法》，皮尔爵士失去了保守党半数以上的支持。”

阿尔伯特也担忧起来，对皮尔爵士的处境他非常清楚，而是今天只顾忙着万国博览会的工作，将皮尔爵士抛开了。他抬头看了看床头的自鸣钟，已经是深夜十二点了。

女王明白丈夫的意思，忙说：

“亲爱的，只有等明天，你召见皮尔爵士，问明详情，会同斯托克玛男爵共商对策。”

阿尔伯特无可奈何地说：

“只有这样了。”

第二天清晨，阿尔伯特正陪着维多利亚女王散步，斯托克玛男爵拿着一张报纸匆匆跑过来。

“亲王，这是今天的《泰晤士报》，您看这儿。”男爵跟女王见过礼，将报纸指给阿尔伯特看。

阿尔伯特飞快地看完，这是不信国教派写的一篇社论，反对用海德公园作万国博览会会场，宣称博览会是狂妄而邪恶的企图，必将招致上帝对全民族的惩罚。如果亲王一意孤行，营建作为展览大厅的水晶宫，他们将祈祷上帝下一场大冰雹摧毁这座玻璃大厦。

“哼，想不到西布索普先生的能量还不小呢？”阿尔伯特冷笑道。”斯托克玛坚决地说：

“亲王，既然西布索普已经公开表示反对，您只有提请国会讨论通过使用海德公司的场地，否则，他们会说王室以势压人。”

“就这么办。”阿尔伯特话题一转说：

“男爵，女王陛下非常关注目前的议会辩论，请您在早餐后陪我一起召见皮尔首相。”

“是的，亲王，我也得到一些消息。”

维多利亚女王露出一丝惊喜，焦虑而信任地问道：

“尊敬的男爵，可以谈谈您的意见吗！”

斯托克玛恭敬地说：

“是的，我正有很多话跟陛下、亲王说，”

三人分别在石凳上坐下，男爵说道：

“陛下对皮尔爵士的忧虑不是多余的。昨天晚上我从斯坦利那里得知议会辩论异常激烈，保守党的迪斯雷利出人意料，猛烈抨击本党领袖。”

“迪斯雷里？又是他。”阿尔伯特气恼地说。

维多利亚女王和斯托克玛不解地看着他。

亲王气恼地解释说：

“迪斯雷里辞职的时候就说过，皮尔爵士是以保守党的身份当选的，却执行自由党的政策。”

“是的，亲王”，斯托克玛肯定地说，“皮尔爵士是以失去保守党过半数的支持为代价废除了《谷物法》，但是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政治局面，任何一个机敏和无情的对手都可以利用这种局面

来反对他。迪斯雷里就是这样的对手，他对皮尔作为一名议员的才华推崇备至，说他操纵下院的本领就如演奏一把他所熟悉的小提琴，但是他懂得皮尔现在处于保守党领袖的地位十分脆弱。而且迪斯雷里的攻击带有一种报私仇的成分。”

“报私仇？”女王像是抓住一线希望，惊喜地说，“他和首相有私仇吗？皮尔爵士可以借此反击他。”

“首相抓不到他的证据。皮尔爵士拒绝迪斯雷里在内阁担任要职。但是迪斯雷里从未公开表示他的怨恨，他攻击皮尔爵士的理由堂而皇之，以维护保守党利益为借口，攻击皮尔奉行自由党的政策。”

阿尔伯特不经意地说：

“在保守党内部，迪斯雷里远不及斯坦利的声望高，皮尔爵士既使失去领袖地位，迪斯雷里也无力取代他。”

“所以，迪斯雷里报私仇的成份非常明显。”

女王不安地问：

“罗素勋爵的态度怎样？皮尔还能得到他的支持吗？”

斯托克玛艰难地摇着头说：

“皮尔爵士再也没有这么幸运，《爱尔兰人身保护议案》已经不同于废除《谷物法》的议案。罗素勋爵已经不是皮尔的同盟者，他正在联合一些保护贸易派议员，准备一举击败政府。”

“这，这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女王惊慌失措地说。她对于皮尔的离职的恐惧简直到了当年害怕墨尔本勋爵离职一样的地步。

看到妻子不安的样子，阿尔伯特只有宽慰她。

正如斯托克玛男爵所说，皮尔的《爱尔兰人身保护议案》引致议会的激烈争论，迪斯雷里乘机发挥他非凡的演讲才能，抓住皮尔作为保守党领袖却奉行自由党政策的弱点，进行猛烈的抨击，保守党议员大多倒向迪斯雷里，反对皮尔的议案。在野五年的罗素勋爵认为上台的机会已到，立即撕下所谓皮尔派同盟者的面具，联合 68 名保护贸易派议员准备击败皮尔内阁。

皮尔终于在下院遭到失败。当有人悄悄将投票结果告诉他时，迪斯雷里幸灾乐祸地望着他。

皮尔对于自己的失败表现得非常平静。但是对迪斯雷里如此猛烈地抨击他感到震惊和意外，他终于明白斯托克玛的警告是多么重要。

议会的会议结束后，皮尔立刻赶往白金汉宫，他已准备向女王辞去首相职务。

女王夫妇和斯托克玛男爵早已在办公室等候首相的到来。

“尊贵的女王陛下，下院关于《爱尔兰人身保护议案》的讨论已有结果。”皮尔异常平静地将有关文件呈上。

女王匆匆看过，惊鄂不已。

“尊敬的皮尔，您真的被击败了。”

“是的，陛下，我应该辞去首相职务。”

“辞职！”女王惊叫着，这个可怕的事实终于出现了。

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早有思想准备，但仍然难过地安慰着这位令人尊敬的首相。

皮尔感激地说：

“谢谢您，尊敬的男爵，您的忠告是那么必要，可是我没有足

够重视。迪斯雷里真的跳出来攻击我，他是令人厌恶的家伙。”

斯托克玛不以为意地说：

“尊敬的爵士，您是那么令人尊敬，这使我身不由己地提出那些忠告。您知道，我一向厌恶政党斗争，我的工作目标是服务于女王陛下。”

“男爵，您的忠诚令我感动。”女王抱着一线希望向斯托克玛问计，“皮尔爵士没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吗？”

“有！”男爵异常肯定地说。

女王惊喜不已，皮尔疑惑不解，阿尔伯特似有所悟。

斯托克玛看着三人不同的神情，口气一转说：

“但是尊敬的皮尔不愿意去做。”

皮尔忍不住问道：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斯托克玛充满信心地说：

“皮尔爵士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优势，那就是他的名字在国民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谷物法》的废除为他赢得崇高的声誉，他现在是最具影响力的首相，皮尔这个名字的本身就体现着一种政治主张。它具有比保守党更广泛的影响力。现在的问题是皮尔爵士能否抛开保守党，解散议会，以皮尔和自由主义的口号举行大选。”

“不，男爵，我不会这么做。”皮尔连连摇头说。

女王惊讶而钦佩斯托克玛的非凡见解，欣喜地说：

“尊敬的皮尔，男爵的忠告是可行的。”

阿尔伯特也真诚地劝说道：

“尊敬的爵士，您是那么强烈地热爱这个国家，您应该更好地为它工作。抛开那些令人厌恶的政党限制，您的崇高声威会使您成功的。”

“不，尊贵的陛下和亲王，尊敬的男爵，”皮尔异常激动地说，“男爵的忠告是非常必要和无懈可击的。但是如果我本身可以体现一种主张的话，我必须考虑不得用它为个人的利益服务，我从来没有动摇对保守主义的信仰，保守主义也被赋予新的内容，它使国家渡过了因选举法修正案和废除《谷物法》而引起的两次重大危机，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贯性。我以保守主义为荣，虽然在自由主义道路上我走得很远，但是我仍然坚持保守党的党性和原则。”

阿尔伯特和斯托克玛实在难以理解这位保守党领袖的观点，他们对说服皮尔完全失去了信心。

女王仍然十分难过地说：

“尊敬的皮尔，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做？”

看着女王忧虑的脸色，皮尔的心深深地被打动了。自从更换侍从女官事件以来，他和女王之间的介蒂已经逐渐消除。女王越来越尊重他，钦佩他，亲切地称他“尊敬的皮尔！”

“尊贵的女王陛下，您是帝国至尊，必须适应政党斗争和内阁更替。”皮尔说罢转向阿尔伯特亲王亲切地问道：

“尊敬的亲王，您的万国博览会有困难吗？”

“不，”阿尔伯特摇着头说，“皮尔爵士，您应该明白自己的处境，您的精力不应放在博览会上。请相信斯托克玛男爵会做好的。”

“举办万国博览会是我的一大心愿，请亲王理解我的心情。”

斯托克玛终于说道：

“尊敬的爵士，非国教派反对亲王使用海德公园的场地。”说着，从桌上取过一张《泰晤士报》递给皮尔。

二、神圣的工程与危险的游戏

玛丽娜惊慌地说：“陛下，巴黎发生革命，法王逃难来了。”

女王厉声说：“勋爵，你在做一种艰难而危险的游戏。”

海德公园，帕克斯顿的办公室。

已经成为万国博览会筹办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帕克斯顿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虽然已经过了晚餐的时间，可是他丝毫没有饥饿的感觉。

“尊敬的帕克斯顿，您不可以为了工作忘记用晚餐。”门外突然传来西布索普的声音。帕克斯顿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礼貌地问候说：

“西布索普先生，晚上好。”

西布索普走进来恭敬地说：

“祝贺您，帕克斯顿先生，您已经是亲王最信赖的人了。而且国会已经通过亲王使用海德公园作为博览会场地的提案。先生尽可以大展鸿图了。”

帕克斯顿请西布索普坐下，故作歉意地说：

“我代替尊敬的亲王向您表示歉意，其实亲王的议案得以通过，全是仰仗皮尔有爵士，他是一位诚挚、热心和虔诚的非国教教徒。在教徒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议案得以通过。这是皮尔爵士离开首相职位前做的最后一件事。”

“不，这是过去的事，我不会在意的。”西布索普大度地说，“我现在关心的是，您必须按时用餐。尊敬的帕克斯顿先生，我已经在客厅里为您准备了晚宴，请吧！”

帕克斯顿感到盛情难却，只好随他而去。

西布索普的客厅里，已经备好丰盛的晚宴，他的秘书，美丽动人英格兰姑娘欧吉尼亚在旁边恭候。

“您好，尊敬的帕克斯顿先生，欢迎光临。”当帕克斯顿走进客厅，欧吉尼亚小姐立刻脸上挂着迷人的微笑，殷勤地迎上前去。

帕克斯顿顿时怦然心动，这位美丽动人的小姐多么像他的妻子，温柔善良的玛蒂。他一时惊呆了，怔怔地望着欧吉尼亚。

西布索普看着他痴呆的样子，会心地一笑提醒道：

“帕克斯顿先生，请入席。”

帕克斯顿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慌忙谦恭地坐下。

欧吉尼亚颇解风情，秋波频送，殷勤劝酒，帕克斯顿心中感叹，不觉已有三分醉意。

西布索普得意至极，故意向欧吉尼亚调笑说：

“小姐，瞧你这种殷勤的样子，恐怕是喜欢上帕克斯顿先生了。”

“当然，”欧吉尼亚痴迷地对帕克斯顿说，“我真的爱上您了。您是位极具魅力，令女人着迷的男人。”